

印尼的郑和遗迹 与印尼华人的“郑和崇拜”

郑一省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510630)

[关键词] 印尼; 郑和遗迹; 郑和崇拜

[摘要]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 本文论述了郑和下西洋多次到达印度尼西亚的经过, 及其在印尼留下的诸如三保洞、三保庙、札克拉·陀惹大铜钟遗迹、遗物, 以及“三保公鱼”和“郑和与榴莲”等神话传说。印尼的华人和当地其他民族对郑和遗迹、遗物的钟爱与向往, 逐渐形成了“郑和崇拜”,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印尼华人“郑和崇拜”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本文认为, 印尼华人的“郑和崇拜”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已发展成为今天印尼民间文化的一个特色。

[中图分类号] G13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5)05-0083-06

一 郑和到达印尼及在当地活动的文献记载

郑和七次下西洋时曾多次访问印度尼西亚, 对促进中国与印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有关郑和到达印尼的事实, 中国史籍多有记载。据《明史·郑和条》(卷 340) 记载。“五年九月, 和等还, 诸国使者遂和朝见。和献所俘旧港酋长。旧港者, 故三佛齐国也, 其酋陈祖义, 剽掠商旅, 和使使招瑜, 祖义诈降, 而潜谋邀功。和大败其众, 擒祖义, 献俘, 戮于都市。十年十一月复命和等往使, 至苏门答腊。其前伪王子苏幹刺者, 方谋弑主自立, 怒和赐不及己, 率兵邀击官军。和力战, 迫擒之喃渤利, 并俘其妻, 以十三年还朝。十四年冬, 满刺加、故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 辞还。复命和等皆往, 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十九年春复往, 明年八月还。二十二年正月, 旧港酋长施继孙请袭宣卫使职, 和齐敕印前往赐之。和经事三朝, 先后七奉使, 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渤泥、苏门答腊、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阿拔巴丹、南巫里, 凡三十余国。”^[1]

曾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巩珍等在回国后, 也分别著书记载了郑和到达印尼等地的情况。马欢在其《瀛涯胜览》书中写道, 郑和的船队抵印尼时, “其国有四处: 杜板 (Tuban)、新村 (Geresik)、苏鲁马益 (Surabaya, 今泗水) 满者伯夷 (Majaphit)”。 “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并麝香、销

全宁丝、烧珠之类, 则用铜钱交易”。同时, 马欢还写下当地华人情况, “杜板此处约千余家, 期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离于此”^[2]。巩珍也在其《西洋番国志·满刺加条》书中记载, 郑和的船队以满刺加为外贸基地, “立栏栅墙垣, 设四门更鼓楼, 内石置重城, 盖造库藏完备。大舡宝舡已往占城、爪哇等国, 并先舡暹罗等国还舡只, 俱于此国海滨驻扎各舡并聚, 又分舡次前往诸番买卖”^[3]。

从中国史籍记载中可以看出, 郑和七下西洋时曾多次到达印尼的许多地方, 而在中国的正史《史记》中还特别提到有关印尼的两个突出的事件, 即郑和在第一次航海途中, 经印尼旧港, 其酋陈祖义, 甚豪横。称霸海上, 劫掠过往商旅。欲谋郑和, 被郑和缚回南京, 诏戮于都市, 除掉了阻碍海上交通的一大障碍; 郑和第四次出航, 途经苏门答腊。苏门答腊原国王受那孤儿国花面王侵扰, 战时中药箭而死。当时有一渔翁率众杀死花面王, 收复失土, 替先王之子报了杀父之仇。先王妻如约, 奉渔翁为国王。先王嫡子长成后, 欲夺回王位, 谋杀渔翁, 赶走其子苏幹刺。郑和来到后, 将王位赐给先王之子, 追擒苏幹刺于南渤利 (即南巫里), 回朝后, 诛苏幹刺。新王立, 感明朝威德, 朝贡不绝。

除了中国史籍外, 在印尼也有许多书籍记载了郑和到达当地活动的情况。但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在中国典籍里未见记载的郑和资料, 却在印尼当地的中文文献, 特别是在印尼文资料中被大量发现。例如中国史籍从未提到郑和远航曾到过印尼三宝垄地区, 而印尼华人林天佑以马来文撰写的《三宝垄历史》却多次谈及郑和对三宝垄的访问以

[收稿日期] 2005-08-29

[作者简介] 郑一省, 博士,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讲师。

及当地的三宝洞、三宝公庙、王景弘墓等与郑和及随从有关的庙宇、历史遗迹和当地马来人和华人及土著祭祀郑和的宗教仪式与活动^[4]。

在众多的中外文献资料的记载中，我们得知郑和在 1405—1433 年的七下西洋中曾多次访问过印尼，其船队所到达印尼各地的情况见下表：

郑和及其船队到达印尼各地简表

国名或地名	所在地	史籍记载
爪哇	爪哇岛	①②③④⑤⑥
三佛齐（旧港）	苏门答腊岛南	①②③④⑤⑥
亚鲁国（亚路、阿鲁、哑鲁）	苏门答腊岛亚路群岛	①②③④⑤⑥
苏门答刺国（须文达那）	苏门答腊岛北部	①②③④⑤⑥
那孤儿国（那姑儿、花面）	苏门答腊岛北部	①②③④⑤⑥
黎代国	苏门答腊岛北部	①②③④⑤⑥
南渤里国（南巫里、喃勃里）	苏门答腊西北端	①③④
杜板（Tuban）		①
新村（Geresik）、		①
苏鲁马益（Surabaya）	今泗水	①
满者伯夷（Majaphit）		①
亚齐	苏门答腊岛北部	⑫
三宝垄	中爪哇	⑦⑧⑨⑩⑪
淡洋	苏门答刺的 Tamiang	⑩
龙涎屿	苏门答腊西北角的 Pulan Bras	⑩
勃泥	加里曼丹，旧名婆罗洲，一部分属今印尼	⑩
交栏山	加里曼丹西岸的 Gelam 岛	⑩
假里马丁	加里曼丹和邦加岛之间的卡里马塔（Karimata）岛	⑩
麻逸冻	加里曼丹西南的勿里洞岛	⑩
吉里地闷	帝汶岛	⑩
淡目	中爪哇	⑩
井里汶	爪哇	⑬
安卓尔地区	西瓜哇的雅加达	⑫
巴厘	巴厘岛	⑫

说明：上表所根据的史籍及其代号如下：①《瀛涯胜览》；②《星槎胜览》；③《西洋番国志》；④《明史》（本记、郑和传、外国传）；⑤《西洋朝贡典录》；⑥《郑和海洋图》；⑦林天佑：《三宝垄历史》⑧吴世璜《印尼史话》；⑨李长傅：《中国殖民史》；⑩朱楔：《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关系和文化交流》；⑪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⑫李炯才：《印尼——神话与现实》⑬Agus Sujudi: Warisan Po Toa Lang, Minggu Star Weekly.

二 印尼的郑和遗迹、遗物和传说

郑和下西洋后，在其所经过的地方留下了许多遗迹、遗物和传说。从一些资料来看，印尼的郑和遗迹、遗物和传说主要有：

三宝垄市的三保洞、三保庙。三宝垄是印尼的著名城市，位于爪哇岛中部北岸。“相传中国与爪哇的交往已有数百年之久，但中国人大约在公元 1416 年才来到三宝垄。第一个到达三宝垄的中国人是三保大人”^[5]。其实，从三宝垄的地名来看，它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三宝指郑和，垄即山地、坟场。在该市的安山狮头山上，历史上曾有闻名古迹三保洞。据传说这是郑和下西洋途径爪哇时，由于副使王景弘病重，船队被迫停泊于此。郑和率众登陆，发现

此山洞，遂留下十名随从，给了一些给养药品和一条船，将副使安置洞里疗伤。经过长时间的休养和医治，王景弘逐渐康复。王景弘病愈后，并没有驾船追随郑和，而是率众垦殖建房，并许部下与当地女子结婚，定居下来。三保洞一带地区，经过他们的开垦，逐渐成为繁荣昌盛之地。许多土著居民也在这里从事耕作，从而使这里渐渐形成群聚的村落。王景弘本人除了务农外，还向当地居民传播伊斯兰教，并且教导人们崇敬三保大人的业绩和品格，他还制造三保大人的雕像，放在洞穴里，带领他的追随者们定期向雕像膜拜。现今的三保庙是在上述的三保洞中建立起来的，其建于 1434 年，三保庙原先十分简陋，庙内只安放了郑和的雕像。1704 年，在一次大暴雨中，三保洞塌陷，当时还埋葬了一对正在洞内祈祷、膜拜的新婚夫妇。不久，

人们又把洞穴挖掘出来,恢复原貌。1724年,当地华侨将三保庙修葺一新,并在洞前建起一条檐廊,供香客避荫歇息。庙内除供奉着郑和的塑像外,还有一个庄重的圣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崇拜者,前来朝圣的人络绎不绝,庙里香火终年不断。1740年,三宝垄遭到飓风的袭击,三保庙受到严重的破坏。后来人们又重建了一座新的三保庙,当地民众还特地从中国运来包括三保太监及其4名随从在内的5尊雕像进行供奉。500多年来,当地人们一直珍重和爱护着这座作为中国与印尼人民友谊象征的庙宇。1966年,三宝垄市政府在几经修葺的新庙内立了一块纪念碑,碑上用中文刻着郑和的简历及其不朽的功勋,旁边附有印尼文和英文的译文^[6]。

井里汶宋加拉基庙和雅加达的忠义船之庙。爪哇井里汶附近的宋加拉基庙,据传是郑和一夜建成的。当年郑和曾举刀斩妖蛇,为民除害^[7]。此外,在西瓜哇的雅加达,位于安卓尔地区有个忠义船之庙(又称三保水厨庙或浪迎庙),庙内陈列着两把锋利而精致的宝剑,据说这是当年郑和留下的。关于这个庙还流传着郑和船队的一位厨师与印尼浪迎舞的舞女西迪瓦蒂喜结良缘的故事^[8]。

“三宝随属”的“龙更”庙。在雅加达安左岸边的“欢乐之家”,也有一座称为“三宝随属”的小庙。庙的外观很平常,丝毫不引起人们的注意,长期无人问津,有一次,雅加达遭洪水袭击,许多建筑物纷纷倒塌,唯独此庙安然无恙,从此人们便以为这是座神庙,有神灵保佑。后来又传说此庙是为纪念郑和的一名随从及其妻子而建。相传这位随从从离船上岸后,遇到一位爪哇女郎,两人一见钟情,结为夫妇。待他们双双去世后,人们就为他们修建了这座庙,命名为“龙更”庙,于是每年的四月和八月都会在庙里举行“龙更”舞会,以纪念已故的异族佳偶^[9]。

亚齐的札克拉·陀惹大铜钟。在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有个著名的巴达尔·拉雅博物馆,馆内陈列着名为札克拉·陀惹(Cakra Donya)的大铜钟,该钟是当年郑和来访时赠给亚齐的须文达那·巴赛王国的。迄今这座大铜钟仍被当地人民视作神钟,受人供奉,安息香焚烧不息。当地政府也把它视作珍品加以保护^[10]。

泗水的郑和清真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郑和名字命名的清真寺。它于2003年5月28日在印尼东爪哇首府泗水举行落成典礼并正式对外开放。该清真寺飞檐画栋,赤柱碧瓦。据印尼报刊报道,其建筑设计参照中国北京牛街清真寺,充满了中国特色,由红、黄、绿三种颜色主配整个建筑,雄伟壮丽,别具一格。清真寺长21米、宽11米,建筑面积为231平方米。其中主楼长11米、宽9米,其顶部有8个屋檐。据有关人士介绍,上述主楼的11、9和8三个数字是设计时有意安排的:11与当初麦加圣地的黑石的尺寸有关,9是象征着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九位圣人,8则是指和中国文化有联系的八卦(据说是幸运的标志)。清真寺的右侧,陈列着郑和宝船的仿制船和郑和下西洋的巨

幅画像。由此可见,郑和清真寺既突出了伊斯兰教的特点,又反映了爪哇伊斯兰教的历史,又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显然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清真寺碑由兴建泗水郑和将军清真寺委员会暨东爪哇全体穆斯林敬立。碑文分别用印尼文、华文和英文刻成^[11]。

在印尼,除了郑和的遗址、遗迹和遗物外,还有一些关于郑和的传说,这些传说似乎都被赋予了神话色彩。

“三保公鱼”。在印尼爪哇有一种俗称的“三保公鱼”,并流传着一段“舢板跳鱼”的故事,说有一天三保大人的船队抵爪哇时,忽然一条鱼蹦上舢板,挣扎翻跃,心地善良的三保大人急忙把它捧起,放生海中。从此,这种鱼的脊背上留下了三宝大人的五个指纹,这鱼因此得名^[12]。

郑和与“榴莲”。印尼盛产榴莲,由于其营养丰富,被称为水果之王。但因其味道较浓,早期移居印尼的华人大都不很喜欢吃。传说郑和访问印尼时,正值当地瘟疫横行,华人纷纷祈求郑和救助,郑和嘱他们把榴莲当药吃。人们遵照郑和的嘱咐去做,果然瘟除病消,从此许多印尼的华人也爱吃榴莲^[13]。

三 印尼华人的“郑和崇拜”

在印尼,凡是郑和所到过的地方,都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遗迹、遗物。当地华人便妥善保存了这些东西,并塑造了郑和的塑像,建造了三保庙,把郑和当成神来供奉,从而形成了当地的“郑和崇拜”。

有关印尼华人的“郑和崇拜”,我们可以印尼中爪哇三宝垄三保庙为例来明这种情况。这座建于1434年的三保庙从那时起便成为当地居民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而到当今,不论印尼各地的善男信女,还是外来的香客,都会自愿前来“瞻仰凭吊或烧香膜拜”。一篇有关三保庙祭拜活动的纪实文章曾这样写道:

三保庙坐落在三宝垄市西南10余公里处,背枕迭迭群山,面前绿山环绕,象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椰林交翠的碧野上。庙宇富有浓厚的中国建筑风格,入口处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牌楼,楼檐金碧辉煌,呈扇形翘起,显得堂皇秀丽。供有郑和佛像的大殿,由四根朱红色的高大圆柱支撑,殿顶呈伞开,顶上的红琉璃瓦在阳光下特别耀眼。殿四周朱栏环绕,形成一段别致的回廊。殿内设有祭坛、铜香炉,供朝观者上香之用。

庙宇庭院中建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配亭,一个高约2米的铁铸巨锚放置亭内。相传此锚为三保太监船队的遗物,朝观者把它视为圣物,争相向它朝拜进香。

到三保庙进香者不仅为华人或华裔,也有许多当地人。他们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每逢春节、元宵节以及三保太监首次抵达此地的日子,都要前来烧香。

进香之日,人们往往簇拥着一匹精心制作的高头“骏马”向三保庙走来,以示三保太监的亡灵骑乘“骏马”前来故地重游,为民消灾降福,使人合家欢乐。“骏马”在庙

宇前绕行三周，然后方进入庙内。此时，朝观者跪拜在三保太监佛像面前，一面磕头，一面口中念念有词。不久，乐曲声四起，人们开始表演中国传统的狮舞和龙舞。

中午时分，祭奠仪式开始。人们排成一条长龙，把一柱柱燃着的香轻轻插进香炉内，燃着的蜡烛把整座庙宇照得通亮。虔诚的信徒们面容肃穆，喃喃细语，祈求三保太监大发慈悲，保佑他们万事如意，全家幸福。祷告毕，有些人在事先准备好的容器里抓把香炉灰，再装入少许三保洞内的泉水，带回家服用，以求驱邪避灾；亦有人向庙内僧人索取写有神话故事和历史人物事迹的黄颜色书签，企望从中预见人生的福祝吉祥。据庙内僧人介绍，自此庙兴建以来，每当初朝观期间，整个庙宇人山人海、比肩接踵，热闹非凡^[14]。

从文化学来说，郑和作为一种信仰符号，同印尼华人社会其它民间信仰一样，具有整合当地华人群及延续与巩固华人文化认同的功能，其成为凝聚当地华人社会的粘合剂与强化当地华人群文化意识的一种象征。以上的描述表明，三保庙不仅是当地人的宗教活动场所，还是其娱乐场所。每逢节日庆典，除了祭祀祖宗神灵外，多举行娱乐性的活动。据说，每年的农历6月29、30日的三保大人出巡日，是当地华人与原居民最为隆重的节日。信徒高举彩旗与木制的矛、盾、剑、戟、标枪等各种古老兵器，抬着三保大人的塑像沿街游行，纪念他对中印（尼）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祈祷已经圣贤化的三保大人降福祛灾。届时，人们一路敲锣打鼓，舞狮舞龙，载歌载舞，热闹非凡，这是一种带有娱乐成分的宗教活动。该活动除了在庙内燃香祈祷外，“路人争先恐后地抢着扛三保大人的塑像。据传，这样可以获得三保大人所赐的福祉，求得祛祸避灾、万事如意。”此种情境，更多地显示了信众的凡心俗情，现世的宗教情结，这也正反映了华人的一种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指的是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认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拥有共同的文化，往往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基础。人们之间在文化上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双方相同的文化背景、文化氛围，或对对方文化的承认与接受。印尼华人的这种文化认同，反映在“郑和崇拜”中便是对郑和其人及物的神化。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印尼华人的“郑和崇拜”是当地华人造神的结果。在华人社会，传统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于“天人合一”，华人行事须合时，即合天时、地利、人和。譬如农业靠天吃饭，跟着四季走，讲究不失农时。从种田到拜神，都有其时间表，见诸历书。华人活在一个神圣的“时”、“空”之中，天地自然莫不具有神圣的力量，时间的神圣包括岁时节庆、神明或祖先诞辰，必须庆祝；大自然（日月、星辰、山川）可成为崇拜对象，各地方角落（门、厨灶、井）等皆有保护神灵。华人的这种“信鬼神，重淫祀”人文传统孕育了

郑和信仰的发祥。

实际上，华人民众神化郑和的现象与华人的祈愿有着明显的关系。自郑和到达印尼后，印尼许多地方就以不尽相同的传说承载着郑和信仰的流传。这是因为早期华侨乘船出国，生命维系于茫茫大海毫无安全保障，只能祈求神灵保佑旅途平，而到达异乡后，人地生疏，寒暑相逼，疾病等侵扰，“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难”，逆旅的艰辛可想而知，而这种逆境和困难所带来极大的冲击，致使人们感到无能为力。因此，人们只有寄希望于虚幻中的神灵，幻想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消除恐惧，摆脱困境，实现依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实现的目的，希望冥冥中有一个保护神来帮助自己，希望通过烧几支香，磕几个头来得到祖宗或其他神灵的保佑，也就是通过民间的鬼神、宗教信仰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与慰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按照民族学和民俗学的一般理论，信仰和仪式具有相当的心理慰藉和心理暗示作用，并因此实际影响着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生活中的有些问题不是‘技术或组织手段’所能圆满解决的，那么，通过对神秘力量的祈求、控制、利用，能给自己一个解释，给问题一个解决的办法。”^[15]郑和七下西洋，时间之长，航程之艰险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的，而郑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凯旋归来。这在华侨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而郑和有如妈祖一样，便被视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灵而加以崇拜，这种对郑和的个人崇拜便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一种信仰崇拜。因为，这对于那些需要庇护之神，祈求神灵保佑的海外华侨来说是最好的心理依赖，于是郑和信仰很快为华侨所接受并随之迁徙而传向远方。

另一方面，印尼华人的这种“郑和崇拜”作为印尼华侨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之一，既不同于中国闽粤侨乡的乡土之神，也不是中国民间普遍奉祀的神灵。它是由华侨华人在印尼本土塑造的神灵。早期华侨通过神化具有朝廷使臣、航海家、军事家、政治家与外交家等多种身份的郑和，显示出华侨的民间宗教信仰已经突破了乡土界限，也超越了对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的肯定与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华侨的故国情结及渴望得到封建国家保护的内心，这符合华人的造神心理。因为郑和的事迹传说与华人民间的造神尺度是一致的，他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为中国与东南亚加强友好关系，为东南亚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开山铺路，当地华人及其他民众把郑和加以神化，正体现了民众在精神层面和人格层面对郑和的肯定和接纳。因为，中华文化宣扬积善扬善、树德积德的思想。依据华人的观念，谁生前造福于民，死后必受人拜祭，所谓“凡有功德于民则祀之”。

从印尼华人的“郑和崇拜”现象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华人民间信仰的功利性。正如某位学者所说：“当他们一旦遭遇到人力不可及、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他们便不顾一切地烧香叩头，供祭神鬼，恳请神异力量赐福消灾，祛病降吉。他们认为崇拜神之心诚，就会达到‘心诚则灵’的效果；崇拜神之心切，就会收到‘有求必应’的实惠。

因此,在华人民间信仰行为中有人神之间‘许愿’、‘还愿’的功利交换,人们用崇拜的各种手段与神进行着利益上的酬答互换,重则捐资修庙,再塑金身;轻则晨昏三叩,焚香供祭。这些都打上了功利的烙印。”^[16]有人曾做过相关调查,每年的农历的6月29日,来到三宝垄参拜三保庙三保洞的省内外人士都以数万计,从洞口开始算起,有时参拜的人数长达数公里,而且是通宵参拜^[17]。笔者也曾到过那里,据那里的管理人员说,到这里祭祀还愿的人,是为了如下目的:一是治病求医,常常是有了难以治愈的疾病,或无钱买药治病;二是求生子孙,多数是女性,尤其是多次生育女孩者;三是求发财,多数为男性^[18]。

这种实用理性精神在印尼华人民俗信仰文化中的另一种表现是,依民众的生活需要与心理需求,随处设庙,诸神合祀。郑和的庙宇除了郑和的塑像外,而且也出现了郑和与其他神灵或圣人合祀的现象。在上述的三保庙里,有一间挂着孔子像的万世师表孔夫子庙。因此,在祭拜活动中除要祭拜郑和外,还要祭孔子。这样每年便有一个举行纪念孔子的诞生、成长和生辰的“孔夫子节”。此外三保庙中还举行道教、佛教的宗教活动。如信徒们既迎道家的“玉皇圣诞”,又行日常的佛教膜拜与求签的活动。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华自古多神,既有佛教、道教之神,更有民间自发创造的神,但是并非所有的神都与民间发生联系,民众也无须系统地了解与熟悉所有的神。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与心理需求有所选择地信仰与供奉某些神。对自己无关的则给予“辞退”,表现出对诸神信仰的重新归纳与整理,而形成合祀现象,合祀现象与随处设庙反映了俗民希望让所需之神都尽可能地贴近自己,方便求神,凡有所求,随求随应,无不畅达。这是海外华人社会中所表现的民瘼乏人关心,而由此产生的自我心理补偿与自我安慰。

中华传统儒家思想从中庸之道出发,重视人本身,只讲究对人有利,而不管神灵之间的差异以及在各种宗教中的不同意义。所以,它无论是对于本土的神还是外来的佛祖、菩萨,亦或是区域中形成的神,只有于己有用,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和实惠,就采取“拿来主义”的手法,树为民间信仰的崇拜对象。作为具有传统中华文化浸润的海外华人,当然是这种主流文化的主要受影响者,因而在这点上也就有较明显的表现,即对宗教的宽容性。这种对宗教的宽容性,使海外华人极少有宗派门户之见,即他们对神格、神灵族属谱系并不看重。这种情形对于增强海外华人的民众信心、调适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很重要也是很有效的。

从考察目前印尼华人中存在的“郑和崇拜”现象,我们也发现:这种“郑和崇拜”是由信奉中华传统民间宗教的华人、信奉回教的马来人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当地土著等族群在印尼共同造就出来的神明崇拜。正如上面所述的在三保庙的祭拜活动中,每年除了最为盛大的“三保光节”等几个纪念郑和的活动外,还要过伊斯兰教的“敬天公节”。即以回教的年历来算,每隔35天的礼拜四晚上,

都会有许多伊斯兰教徒专程前往三保庙向郑和膜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印尼西爪哇伊斯兰兄弟联盟主席慕阿敏先生解释道:“郑和本身就是伊斯兰教徒,而且对伊斯兰早期在印尼本土的传播,有极大的贡献。”^[19]

郑和出身于穆斯林世家,他在国内从事多种伊斯兰教活动,这是有资料可查的。然而郑和七下西洋期间,是否曾在海外传播伊斯兰教?对此,中国史籍上没有任何记载,但海外特别是在印尼却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和传说。有位学者认为,“1413年明朝船队在三宝垄停泊一个月期间,郑和、马欢和费信等经常去三宝垄的华人清真寺祈祷。”在郑和的努力下,“1411—1416年间,在爪哇岛的雅加达、井里汶、拉泽姆、杜板、锦石、乔拉丹和惹班等地纷纷建立了清真寺。”^[20]另一位学者也认为,郑和先是在(苏门答腊)巨港,后来在西加里曼丹三巴斯(即三发)和爪哇沿海等地建立华人穆斯林社区,以哈乃斐学派的教义和义务用汉语传播伊斯兰教^[21]。还有一位学者记载了当地的传说,称郑和抵三宝垄时所住过的石洞,是当年该地区传播伊斯兰教的一个中心^[22]。学者们的这些有关郑和在印尼等地传播伊斯兰教的记述,其事实的可信度我们目前还不能妄下论断,但从以上三保庙活动中所出现的伊斯兰教的“敬天公节”活动来看,至少可印证郑和与印尼伊斯兰教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实际上,这一切体现了儒道佛三教与所在国主流宗教伊斯兰教融合的现象,三宝庙的这种多种宗教和文化色彩,可称之为中国与印尼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笔者认为,郑和在印尼留下的这些历史遗迹、遗物,在当地民众的崇拜下似乎已被佛教化、道教化和回教化了。当地各族群对郑和的这种崇拜,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已发展成为今天印尼民间文化的一个特色。虽然,当地华人及土著民族历史记忆和崇拜中的郑和虽然不乏附会、荒诞和神化,但他们的这种崇拜却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印尼当地民众的视野中,郑和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已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郑和已经成为蕴涵着复杂和具有多元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符号,它已成为华人文化认同以及与当地土著的关系、包括华人与当地土著等在内的多元种族的文化与宗教的发展与互动的象征。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从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打通了去西洋各国的航道,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推动和加强了相互间的贸易往来。郑和的远航船队,把中国的丝绸、瓷器、铁器等物品,运往西洋许多地方,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资料;同时又带回了西洋各国的香料、药材和奇珍异宝,解决了中国市场和皇室在这方面的需求,其数量之大为“前代所稀”。西洋各国物品的引进和中国物品的输出,不仅满足了双方人民生活的需要,推动了制瓷、制药、纺织、造船等工艺和制造业的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中外文化和民间感情的交流。正因为如此,印尼人民与其他西洋各国一样对郑和非常尊重,以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纪念郑和的功绩。一位“探寻郑

和之路”的中国记者不久前曾到过印尼巴厘岛民族村,发现那里不仅有着浓浓的印尼民族风情,同时也留下了郑和下西洋的深深印记。这位记者参观后记述道:

在方圆五百平方公里的巴厘岛民族村里,除了用印尼文书写的标牌和当地独有的风情外,古色古香的民宅,街上开的石雕、木雕、家具、瓷器、织衣、工艺品、绘画等店铺,与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古城苏州和太仓极为相似。巴厘岛民族村几乎都是中国明代的佛教建筑风格,庙宇、房子都有雕梁。

民族村的人士称,郑和七下西洋把中国的佛教建筑艺术传播到印尼,不仅印尼三宝垄的民宅有不少是中国明式风格的,在巴厘岛也同样。郑和下西洋把中国的“建筑文化”、“陶瓷文化”、“丝绸文化”广泛地传播到亚非各国,六百年来影响了多少代巴厘岛人。在蜡染村,那些穿着蓝印花布的印尼人在迎接海外游客,与苏州直古镇的水乡服饰如出一辙;一台台老式的纺纱机前,印尼姑娘正在织布。蜡染村的布商说,郑和下西洋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的丝绸,同时还教会了我们纺织印染。

在巴厘岛第二大根雕馆,许多艺术品与中国文化有关。据根雕馆工作人员介绍,如来佛、观世音等佛教根雕,都

是当年郑和把佛教文化带到印尼的结晶,还有苏州的花窗、檀香木、用中国古铜钱做成的佛像、青蛙身上雕的中国古铜钱,以及“年年有鱼”等工艺品,在这里都能看到。

在巴厘岛民族村的石雕馆、藤编作坊,工匠们雕刻和编制的技术也是郑和下西洋时传授来的。在家具作坊,木工们打造的家具都是明式的,主要出口日本和台湾。

中国的金银饰品,随着郑和下西洋馈赠各国君主,银饰工艺品也流传到了印尼民间。在巴厘岛民俗村的银饰博览馆里,中国的龙、苏扇和各种中国文化特色的银饰品琳琅满目,尤其令人注目的是用银制成的郑和下西洋宝船,制作十分精美。银店老板说,郑和下西洋开通海上贸易,给我们巴厘岛带来了繁荣,同时也使我们学会了中国制银的精湛工艺,我们制作郑和银宝船,是为了纪念郑和这位伟大的航海家^[23]。

综上所述,印尼华人的郑和崇拜及其活动,不仅丰富了华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增强了凝聚力和认同感,保存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通过这种具有当地民族宗教及其信仰色彩的“郑和崇拜”,加强了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并成为推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向前发展的因素之一。

【注 释】

[1]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 304),第 7766 - 7768 页。

[2] 马欢:《瀛涯胜览》。

[3] 巩珍:《西洋番国志·满刺加条》。

[4] 〈印尼〉林天佑:《三宝垄历史》,李学民等译,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4 年。

[5] 同上,第 26 页。

[6] 《三保公庙史话》,(菲律宾)《世界日报》2001 年 1 月 5 日,第 25 版。

[7] Agus Sujudi, *Warisan Po Toa Lang*, Minggu Star Weekly.

[8] 李炯才:《印尼——神话与现实》,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 年,第 84 页。

[9] 《关于三保太监及其随从的传说》,(菲律宾)《世界日报》2001 年 1 月 7 日,第 16 版。

[10] 李炯才,前引书,第 78 页。

[11] 孔远志:《郑和清真寺与印尼华人穆斯林》,《中国穆斯林》2004 年第 3 期。

[12] 《郑和三保公的尊称在印尼闻名遐迩》,http://news3.xinhuanet.com/overseas/2005 - 02/28/content_2627703.

[13] 孔远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南岛出版社,2000 年,第 150 页。

[14] 《三宝垄市的纪念活动》,(菲律宾)《世界日报》,2001 年 1 月 8 日,第 20 版。

[15] 陈心林:《土家族民间信仰的功能研究——以拉西峒村为个案》,《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2 年第 2 期。

[16]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7 页。

[17] 《耗资 12 亿盾历时 2 年余的新郑和庙 7 月 14 日在三宝垄落成揭幕》,《千岛日报》,2005 年 5 月 11 日,第 4 版。

[18] 笔者于 2002 年 7 月 20 日对三保庙主持的访谈录。

[19] 陈志宏:《爪哇三宝垄纪事》,《华夏人文地理》,2001 年第 2 期。

[20] Parlindungan, *Tuanku Rao*, Jakarta: Penerbit Tanjung Pengharapan, 1964, p. 653.

[21] Muljana, Slamet, *Runtuhnya Keradjaan - Keradjaan Hindu Djawa Dan Timbulnja Negara - Negara Islam Di Nusantara*, Jakarta: Bhratara, 1968, pp. 64 - 72.

[22] Christiyono, Heru, *Zheng Ho*, Jakarta: majalah Selecta no. 1126.

[23] 《探寻郑和之路:印尼巴厘岛民族村形成受郑和影响?》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 - 02 - 27/26/544168.shtml

【责任编辑:吴金平】